太乙舟文集

太乙舟文集卷六

新城陳用光實思

山木先生周易通序

近人治周易者因李鼎祚集解所列三十餘家而推求其宗系闡荀虞之緒綸繹爻變之指歸升降消息推而至于歸魂世變其於漢儒之說可謂明且該矣然欲藉之以求合於夫子學易寡過之旨則茫乎莫得其歸宿然則治易而欲有益於學者之身心舍宋儒之道無由也余嘗謂王輔嗣注易

明于人事首變漢儒之法雖言理精密不及宋儒蓋其學未有以副之然循其說以立身行己亦足以發明剛柔進退義利公私之辨矣故程子言治易使人先讀王氏注誠有取爾也夫王氏且不可廢況程朱乎

國初治程朱之易者莫善於安溪李氏余舅氏山木先生嘗亟稱之戊申己酉間與諸生徒講貫四

聖人立教之本因爲此注其說本程朱及旁采安溪者爲多蓋非以著書也欲使學者知觀象玩辭

之要而已然余每讀一過輒于日用動靜之間有所警發焉因取以課諸子而謹序其緣起如此余嘗見程魚門先生自序其易注其說與山木先生合顧但見其序而已未見其書也夫學者治易誠欲以淑其身心而非以爲名則由安溪以溯程朱其於山木先生之言固必有合也夫

輔孝二書序

知有所不及博采廣詢以漸進於知學者之近思也况以之事親乎推已之所得著書立說以公之

於人仁人君子之用心也況以之輔孝乎倉公傳于司馬氏堪輿徵諸天老而今世人恒以術數少之於堪輿尤斷斷焉程子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朱子嘗述伊川之卜地而譏呂伯恭之不知是也然則事親者之於二術固宜盡心焉昧沒於平時而鹵莽於臨事均謂之不有其親余不及侍先大夫含歛痛不能知先大夫病狀既躬蹈不慈不孝之罪矣今卜宅兆尙未得也因發憤取岐伯郭璞以下諸氏書讀之以自責其所不

知於前者以自勉其所待知於後者漢陽吳生黍初從余學舉子業出其先世愼齋先生輔孝二書乞余爲序先生於二術初亦不知與余同而卒能自得且著書博采廣覽不主一說無專己守殘之失無暖暖姝姝奉一先生之言而以自足之過先生故儒者其思不誠近而其心不旣仁矣乎余舅氏山木先生兼精二術余從學時未嘗請業及是今欲叩之而舅氏已前卒矣悼哲人之旣萎幸成書之得見而彌以痛其事親之多疚也乃泫然爲

之說如此云

河南耿氏富春軒藏書目錄序

富春軒者耿徵君震國與其兄華國讀書之齋名也耿氏居襄城自奉政君顯以學行仕宦著於明者數世崇禎末富春君偕二子琦難及我朝而以文學稱者相接也富春君嘗購書金陵合奉政所積得三萬五百七十卷傳至訓導君應蛟而目錄遂失又五世孫迪吉乃就其父孝友君所蓄書并先世所藏重加編目又備著孝友君所手

鈔及累世自著書目附於後仍繫之富春軒者從其朔也子興宗以示余求言余謂學者學爲忠孝而已忠莫著於死事孝莫大於承先志耿氏忠節著兩世可謂不媿其所讀之書矣而後嗣又能裒集遺書兢兢守之惟恐失墜不可謂賢乎富春君游高忠憲黃石齋之門而百樓先生爲孫徵君奇逢弟子雖籍西平別於襄城然固與宗五世從祖也孫徵君隱居伊洛實開我

朝湯文正潛庵之學余觀耿氏自著書有中州道

學編孝友君手抄書有蘇門大社譜意其所述者孫氏之學乎文正繼孫氏後以宋儒之學顯名蓋康熙雍正年間士大夫風槪如是今乃有掇拾漢儒緒餘而譏宋學爲空疎者余師姚姬傳先生嘗謂述微言以示將來吾黨事也興宗之師鮑侍講桂星與余同事姬傳先生興宗又辱以文字問於余余因念昔吾祖凝齋先生實爲宋學而遊太學時購書於京師以歸家大人爲藏書樓以庋之其事與耿氏有相類者余旣慕耿氏之多才嘉興宗

之有志故與之言朱學以爲士君子博聞強識敦善行而不怠其所嚮往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余不獲見道學編大祉譜二書並約與宗他日相示云

清芬世守錄序

嘉興錢文端公以文學受知於
純廟晚年以尚書致仕歸家而食俸
上每作詩猶頻寄書使和以進其母陳太夫人摹
古畫冊旣屢
賜御題而復得登藏於

石渠寶笈蓋儒林之至榮古今人所未有之遭遇
也乾隆甲辰年文端孫錢端以曾祖母所畫四子
講德圖進
上既題詩卷中而復
題其卷首曰清芬世守今海寧州學博泰吉是以
有清芬錄之輯蓋成王命康叔之治沬邦惟曰導
小民以聰聽祖考之彝訓而康王之命畢公以保
釐東郊亦兢兢以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爲戒周之
盛時其所以垂訓者如此故都人士之詩曰其容

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因其衰以思
其盛乃睠睠于言行可望之都人士也我
朝之治化絜于成周禾中之風俗美於洙土而錢
氏子孫多才俊其以文學發聲名得爵位者接踵
鵲起可謂數百年望族矣而學博所自為文乃有
曰所謂世家者非徒以科第顯達之為貴而以士
農工商各敬其業各守其家法之為美其有佚游
曠業者則相與戒之何其與聰聽由禮之言相似
也旨哉斯言余嘗舉以示吾家子弟以為此清芬

之所以世守也昔胡康侯之教法冠於北宋從之遊者出而人見之不問而知爲胡先生之弟子余蓋甚望學博之以教其家者教其士余家與錢氏爲世好近復申之以婚姻余家家法向以嚴肅純厚著而近數十年來羣從子弟亦稍渝謹厚之習矣余故序是錄不禁有慕乎學博之言也

擬虞道園翰林珠玉集序

有元至治天歷之間以詩名者稱虞揭范揭而文靖公尤卓然爲諸家之冠公嘗自定其集曰道園

學古錄而自負其詩如漢廷老吏聞嘗發而讀之其詩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宋諸作者靡不察其升降所由派別所在而淹貫出之精密老健符所自言信乎其爲一代之能者也公初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歷國子助教博士累遷至翰林侍讀學士其時與歐陽元馬伯庸柯敬仲諸人相唱和爲詩如金鐘大鏞鏗訇震耀極文章之盛事故好事者于公所自輯更錄其在朝應制諸作爲翰林珠玉集以著一時之盛又以爲來者模也抑嘗讀公所

爲送李彥方閩憲詩慨國初許文正表章程朱之功而其學者或顯背謗毁之欲彥方之有以正其俗汲汲然以明道爲已任此其用意之深遠尤非詩人所能及矣蓋公早年固嘗從吳文正公遊聞所以爲學之本故其所用心如此嗚呼此尤學公詩者所不可不知也

翠微山紀遊詩序

翠微山京師之西山支山也以寺而得名其幽深峭削木石寺觀之勝足以饜遊者之目而發物外

之想乙丑九月八日梧門學士與吳蘭雪舍人偕遊披蘚攀石盡歷諸勝二日而返共得詩若干首初約陶大令琴坨與余同往余二人皆不果琴坨乃盡次其韻爲詩而囑余爲之敘予雖未登翠微然其幽深峭削木石寺觀之勝乃悉遇之數君子之詩其物外之想因之以益深焉夫人之游於物外者樂其靜而曠也曠不可以耳目拘靜不可以世俗累遊而有所得與居城市而亦有所得者其固有同焉者存耶山中之僧近山而居之野老稚

子日習於山而若無覩也士君子一至而愛且慕之不置士君子日居城市而若無覩也山中之僧與野老稚子至焉而驚且異之且愧其僻陋而莫能遊於是也其愛慕驚異之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然則士君子之所以勝於山中之僧與夫近山而居之野老稚子者宜必有在也讀琴坨詩爲一發其覆焉

恩餘堂輯稿序

唐宋以來名位與文章兼盛者唐之張燕公蘇許

公權文公宋之韓范文富皆有集至元明則虞文
靖楊文貞爲之冠蓋偉人盛業殊稟得之天授績
學勤于人力發揮蘊蓄潤色聲名信今傳後固其
所也吾師南昌彭文勤夫子少以詩文名著有潛
源詩鈔顧通籍後已佚其稿及入直南齋受
高宗純皇帝之知遇晚歲復膺
仁宗睿皇帝之眷顧數十年間所作皆應奉文字
其退直應人之求及隨時綴筆者多隨手散去故
惟夫子自定經進稿數十卷傳于世其他文字雖

門弟子未得徧讀也今夫子第四孫春農學士邦疇裒所藏弆及訪輯所得者合夫子自定稿中讀書跋尾策問存課二種並以付梓名之曰輯稿而命用光爲序其意用光竊惟夫子經進稿文字固嘗頡頏燕許今輯稿中詩文亦大率與權文公爲近其在吾江右則文靖文貞之遺也夫子與先府君及世父恕堂府君爲總角交用光庚申歲來京謁于門屏夫子與語先曾祖之軼事用光所未及知者又嘗語先曾祖厚期夫子之說盖移晷始出

及辛酉得列門墻嘗呈一文夫子親筆點竄數字
且示以文貴生氣逸出之旨用光自以通家子弟
幸得爲門弟子方冀追隨几席親承指授漸摩薫
陶庶幾可成其業顧壬戌冬乞假南歸及癸亥冬
補官來京而不及見夫子矣蘇許公集世無傳本
自陳振孫作直齋書錄時已慨爲未見然則春農
蒐輯之功旣可見誦芬之思而用光幸得執筆爲
序追慨請業之無從而尋繹緒言如承語笑蓋不
勝流連懐慕之意云

南池文集序

南池先生先大父執友也乙巳歲用光年十八曾山木舅氏攜以謁先生於蟠山居信宿先生語以心性之學臨行復以所著一帙贈余蓋先生嘗毁其所梓行之集余未及見所贈者其近著也先生之孫某余姑之子也今年以先生文集命予校定而屬爲之敘蓋距見先生時越二十有七年矣距先生卒時已若干年而吾舅氏之卒亦已十有八年矣竊惟舅氏當日攜謁先生之意蓋將使知吾

家先人爲學之本夫學必本宋儒而後其處心也
無私其制事也有道身何以誠由於明善明善而
思誠則可以動物不明善而不誠則不足以悅親
善不能明則失其本心矣牿亡之端大之在貧賤
生死富貴之間而微之在朝夕動靜語默之際故
孟子曰無欲其所不欲先生之言學也如是余嘗
以是語吾家羣從云先大父以躬行爲學吾輩世
守之其循循規矩罔敢踰越蓋其矢此意矣惟當
益拓聞見而求合於先人之所以爲學者則處事

無偏倚之弊而立心免澆薄之過顧余浮沉世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嘗懼無以稱舅氏相望之意然則讀先生之集而反躬自疚安得不益慚且惡也先生之文論學者爲多卽其他文字亦皆質樸而自然合乎矩度先生本不欲以文章自見其少作又皆毀去今所存者僅得若干篇先生姓涂名登字于岸一字南池晚自號蟠山學者人稱之爲南池先生云

涂南池先生嘗自定刻其文集曰南池類稿凡若干卷後自删去大半所存僅數十篇先生歿後孫金蘭錄未刻者爲三帙並已刻一帙屬用光勘定將以付梓用光釐爲八卷而序之曰先生余大父凝齋府君執友也其學喜王陽明氏乾隆甲辰年先大母八十壽先生來中田余隨諸叔後進謁先生所爲作甲辰再至中田記也及乙巳先舅氏曾山木先生攜余謁蟠山居再宿先生勗余以儒先學贈類稿中近文數首而別自是後遂不及繼見

先生矣先生文蒼莽自遂而發揮儒先義蘊言心性者居多其警發學者辨義利求放心誠足以羽翼道教矣若其大學古本說自立一論異於朱子並不同於明時諸儒之說非用光之所敢從也然以爲先生爲學之宗旨在焉故亦不删去而列於卷首以俟後世之論定其第二卷時習編類聚論孟中庸之語足以見先生用功於身心之學昔先大父嘗倣近思錄例輯四子書爲一編而自識所見語於簡端者數十則甲辰乙巳間山木舅氏嘗

舉以授用光用光手錄存篋中攜至陳州燬於次今惟用光錄所識語數十則副本存耳其輯四子書原編存羣從家者求之不可得矣今讀時習編乃想見先大父與先生相切磋以正學之大概而用光不能寶守手澤其可愧恨爲何如也先生已刻稿中有增訂危太樸雲林集及湯義仍問棘堂集序皆與先大父同校刻者用光乃未嘗見此二書而先生所與用光類稿中近文有論鹿忠節爲學一首則今刻本鈔本皆未之有然則先生文尚

當有散佚者俯仰四十餘年間而聞見之參互若此余與淥君念先澤之易就湮沒思力學之難爲繼述其可不撫是編而日有警策乎道光二年冬除夕前二日陳用光謹序

惜抱軒尺牘序

余編輯惜抱先生尺牘凡八卷既屬山西門人郭汝驄付之梓迺爲之序曰韓柳文集無所謂尺牘也有之自歐陽公始後人編輯者遂於書記外列尺牘一類用光嘗問其體於惜抱先生先生曰是

雖不足爲文然必取材于梁昭明文選及東晉人諸帖則其詞雅馴矣然先生自定其文極嚴尋常應酬之作雖他文皆棄去其只牘皆無存焉者用光自侍函丈以來二十餘年中凡與用光者皆藏弆而潰治之爲十冊因更訪求之與先生有交遊之誼者寫録成帙而先生幼子雉及門人管同復各有録本余皆録得之乃成此八卷先生經說詩文前後集及筆記雖皆已付梓然各自爲部而所修四庫書題識一冊先生以早退當時修書者不

列入題要故今不入之集中余嘗欲他日總輯先生全集以四庫書題識人之題跋類而尺牘則附之書簡後焉昔孫覿聞宣卿侍郎以所蓄東坡詩文雜言長短句殘章斷稿尺牘游戲之作櫝藏焉而爲之記乃作詩美之彼生不同時猶護惜之若是況用光之受業函丈者乎用光又嘗概編陸清獻公全集者于公所題跋白鹿洞條規東林會約諸編乃使人不可讀不知當時何以舛誤若是用光於先生已刻筆記外續有訪得并取所題識於

名書簡端者彙錄之將以附于筆記之末今尚未卒業乃先識之于此蓋以明余之護惜先生文字不啻宜卿而又以警余他日之編先生全集勿爲編陸清獻集者之續也時道光三年歲次癸未正月初三日新城陳用光謹序

法梧門文集序

自叔孫穆子有三不朽之言而後世文士遂銳志於立言之業然吾謂言之立也別是非辨賢否陳天德明王道苟其言之當則如周任史佚之所述

臧文仲之旣沒而言立後有賢者皆能識之初何嘗有文章之名哉西漢人莫不能爲文及魏晉南北朝而其體益雜韓昌黎起八代之衰歐曾王蘇遞尊之而肆力於文章之事於是始有古文之名顧求其本必由於躬行仁義而成其業必由於調劑心氣苟其人之不賢與雖賢而不盡力於文章之事者皆不足以與乎此而及其業之旣成則遂傑然足以當不朽之目然則以文爲立言之道其源雖異於古之所云而其實足以相配此文章之

密因世遞增而亦人心之感於天地自然之文有所不能已於此也余曩時聞梧門先生居成均時博學能文而愛士汲汲如恐不及心嚮往之及居京師過從至密先生每作文必以示用光商榷至再三必從之而後已其心之虛也如此此古君子之用心所謂躬行仁義之本雖不以文字見世之士猶當奉以矜式況其文之既工且富焉矣乎先生之文沖淡夷猶俯仰揖讓有歐陽氏之遺風讀其文者如見先生樂易可親之象焉辱先生以序

文見屬乃爲之說如此世之人苟能由先生之文而得先生之用心則於立言之道所爲該本末而一之者夫固有以得之矣

郭頻伽續刻文稿序

頻伽與余少同受業於姬傳先生學詩於簡齋先生未之面也而其志趣同其先後居鍾山書院也亦同然余于詩文皆無所成就其有媿于頻伽負詩名而能自成其體於簡齋之外者多矣頻伽索予序其續刻文稿而以書來云不敢自絜於藉湜

庶幾匡洪趙德之倫是子之所當自居者也而頻伽顧以自居乎余少時嘗編集韓門弟子爲一帙後至京師校全唐文又別録皇甫持正文爲一帙時時省覽嘗以爲是皆孤峰特嶂不足以語嵩華之勝也余志昌黎則於諸君子姑舍是云爾及今年日老氣日下自視所業一成再成之不足言其視籍湜蓋自居猶部婁也其内疚于心非一日矣近人言古文者秦小峴王惕甫惲子居張皐聞吳山子諸君皆各成專集頻伽讀書多取材博造意

遺詞蔚然成采其派別雖殊于秦王諸君子而其集固可與俱傳蓋正集續集皆足以供學士大夫之采擇也余與之同媿為未能副姬傳先生之期望者諸頻伽之請而為之序葢彌愧所業之不逮頻伽云

龔海峰文集序

世或謂考證之學足以累文辭是不然將由夫搜舉細碎矜名物之偶獲以為美與是為攷證學者之所不取也豈徒病其文固已病其學將由夫明

辨晳問以助篤行與是君子之所以畜德也旣已有其學自必有其文學也者土也文辭者其土所生之物也土美則生物必茂不資土而詡其華是翦綃綴帛之枝葉也物固有資於土而爲黄茅白葦者矣以茅葦而笑蘭蕙是不察其質之殊而姑欲抗衆夫翦綃綴帛之枝葉也建寧朱梅崖先生以古文辭名乾隆間龔海峰先生其受業弟子也海峰先生不以攷證名而其爲文沛然暢達中論辨經史往往得其指要固有爲攷證學所必取之

說者其論時事如論臺灣之招撫論甘肅鹽法歸地丁之得失論甘肅省垣宜建于涼州其議川楚軍事機宜議勦議撫議堅壁清野皆實事求是控制合度其後川楚奏凱卒以堅壁清野成功夫人之爲學內以篤其行外以適于用而已博學而不能明辨則內與外交困攷證者博學之事也先生雖不以攷證名而其學如是宜其文之工已先生官甘肅久晚以川楚軍功曆卓薦來京其時用光乞假歸先生旋卒于京師不得相見嘗以爲恨今

其嗣受穀豐穀以先生文乞序于用光將以付梓乃著其所見論列之如此受穀豐穀嘗乞姬傳先生爲先生墓誌會姬傳先生卒不及爲用光之舅氏魯山木先生亦梅崖弟子也用光私淑梅崖而又嘗受業于姚氏嘗聞義理攷證辭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論而媿其學之未有以副之也讀先生文乃益增嚮慕之思云先生名景瀚字海峰福建某縣人某科舉人乾隆辛卯進士由知縣起家累官至某

家仰韓兄文集序

人之志於學也其能幾於成者有命焉能自力者不謂之命雖然其業未易就也余於庚戌歲始學古文辭於姬傳先生時年二十三年少氣盛謂業可立就先生微哂曰子逾十年規模粗具爾余頗訝先生之易視予也今已逾三十年矣自視其文於時人尚不能軼王暢甫秦小峴惲子居輩何況敢望姚先生之門墻與吳蘭雪論詩謂余學不力則詩不進廼循念先生之言而憮然於其所爲

文也仰韓雖辱愛余命以序所爲文顧余奚足以重仰韓哉仰韓與余同師事先生有年年長於余十歲昨者郵寄其文十餘篇遲之三年余始妄抒其見報之今所刻者多余所未見其文當益工也念余兩人皆年就衰而仰韓獨自力以究先生之業余雖媿而不敢不勉也遂書此以爲之序

白鶴山房詩鈔序

余友葉仁甫工爲詩余於壬申歲既嘗序其少作矣時仁甫固未刻其詩也及官淸河道乃次第付

諸梓比擢都轉年餘續有所增而屬余復爲之序
蓋仁甫與余同以戊子生同舉京兆同成進士官
翰林二十餘年以文字相切劘雖中間官異地不
少閒其意氣之合不獨以婚姻之誼也今之屬余
以序者蓋欲余言其所得余少雖好爲詩然實未
有所得雖與仁甫倡和嘗自媿其工弗如也兹何
足以言仁甫乎然世之知余者往往先稱其詩余
嘗笑名之所在非實之所在世事固類有然也夫
古人以詩言志而不必存其名今人以詩成名而

固可以考其志詩三百篇自周公召公衛武公尹吉甫外其餘感歎傷唱之作大抵皆人之代言非必其所自爲顧欲考其作者之名氏類不可得古人之不重名也如此今人之於文辭其所業也有志者又往往因文以見道故自宋以來凡以集垂世者其人之志行存其中其時事之得失隆汚亦見於其中然則舍虛車之飾而以核考業之功夫論詩者豈非以友輔仁之一事哉仁甫官中外皆勤於其職業而志嘗慨然欲有所爲於世其爲都

轉也儼然自處而欲振刷衰敝俾
國家實受通商之益其他日名位所至後之論詩
者宜可隨時以考其志也余昔所作序斤斤致辨
於格調間以明仁甫所得踰於流俗者不足以盡
仁甫矣

吳蘭雪遊武夷詩序

吳蘭雪遊武夷得詩十餘首寄余京師且曰君詩
音節自古人出而能出奇於古人之外子其為我
序之余嘗聞古文法於姬傳先生矣曰所以為文

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古文之格律聲色詩
之音節也不求於是何以爲古文何以爲詩大興
翁覃溪先生言詩最嚴余向嘗患其言音節繚繞
而不可解蘭雪曰先生之言音節最佳吾有領之
於語言之外者余近數見先生亦若有相契於余
心者乃曰蘭雪之言不謬也夫惟中有所得者學
古人而能化古人且能化而況於今人之言乎且
夫武夷之幽深阻峭其草木烟霞之變幻葱鬱惟
能詩者遇之而成色歌之而成音天地之氣之鼓

盪於是者其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耶詩人之以爲詩者其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耶嗟夫知夫此言者可與言音節矣

金源紀事詩序

青浦湯虞樽運泰作金源詠史樂府若干卷其子敬甫顯業爲之注旣刻板行世矣敬甫遇余於周小蓮觀察所而索爲之序余取讀之貫串書籍詞氣馳騁旣以爲工矣而其屬辭有未愜余心者眞文忠公請絕歲幣一疏識議同於賈董非書生之

迂言也其立朝敷政必本正心誠意爲言者蓋以心不正意不誠則好惡不得其當將有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者矣如是何以爲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之本舍此而言修政事則亦空言而已宋之所以棄君子而用小人王所謂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也然則正心誠意之言安得鄙之以爲迂論乎稗說中鍾庸大鶴之詞不雅馴儒者難言之虞樽意在尊文忠而引用及焉不幾於訕笑文忠乎儒者之觀人於其素胡樞密邦衡素君子也

其論王倫未嘗失實倫之死於金勢無復之非果死節也不當紀王倫而譏邦衡也其餘亦有瑕瑜不相掩之文而此二詩則大者余欲俟暇與敬甫商論之俾請於虞樽得改之而後善而敬甫以疾卒於京師矣虞樽敬甫家庭之授受可謂博聞強識好學不倦余不識虞樽但敬甫不死當必以余言爲然惜乎其竟死矣小進哀敬甫之好學而旅死所以護視其喪者甚勤今復申敬甫之請乃書余所見以爲之序如此云

方彥聞儷體文序

余未嘗爲駢儷之學顧於其源流派別攷核之嘗熟往者喜楊蓉裳農部芳燦之文也蓉裳之言曰吾之爲儷體文色不欲其炫音不欲其諧以闚采而得古錦之觀以闚響而得孤絃之韻是則吾之所取於玉溪生也蓋本朝之爲儷體文者至衆而討論之精則後來者往往軼出前人之上若蓉裳之文取格近於邵叔宀孔顨軒而易其樸而爲華取材富於陳其年吳園

次而易其熟而爲澁其於此事信可云三折肱焉矣彥聞明府往嘗與余唱和爲詩歌於京師及來爲令於閩而乃知其工儷體文昨自福州郵以示余蓋與蓉裳有異曲而同工者蓉裳固彥聞之鄉先輩也蓉裳爲人樸誠若不見其才之能有爲者而其爲伏羌令嘗著戡亂之功人謂民感蓉裳之誠故潛以賊諜之謀告而蓉裳得揜之以守城而定亂也然蓉裳絕口不自言上官亦無有舉其功而特擢之者今閩中無亂民而其俗之凋獘甚矣

舞文抵法者接踵而興閻縣為赤縣而其俗之弊自若也上官咸知彥聞之才故自永定調取以治首邑彥聞發揮儒術當必有異乎俗吏之所為者行見儁不次之擢其遇合適於蓉裳矣歐陽子曰文章止以潤身政事可以及物余故序彥聞之文而舉誠能動物以為言以為彥聞必能深究乎誠求保赤之學也

銀簾花館詞序

詩餘之學肇於唐末歷代工之者無慮數十家至

我
朝而朱竹垞氏稱大宗焉余少時謁姬傳先生於江寧先生語余曰子來從學甚善願子之意何居將專工一家之業以斷其至乎抑欲滙聚古今文士所能以矜於人乎夫人之材力有所能有所不能才廣而好爲苟難君子之所戒也曩余官京師王西莊謂余曰始吾畏子今不畏子矣鄭康成不以文名曾子固不以詩名古之人且有然矣今子欲合康成昌黎子美太白下逮姜史鍾王爲一手

毋乃志著而願難副乎余心韙其言乃舍棄詩詞而專力於古文之學今子欲學古文亦宜知此意若詩餘儷體非殫畢生之力爲之不能工子材力不相近則於二者姑舍是可耳用光少亦好爲詞自是遂不敢復作休寧戴竹友曹郎好爲詞棄舉子業及他嗜好而專爲之旣工矣頃官京師以視余余讀而屢復之不厭其竹垞序戴錡之詞以爲能兼南北宋人之能事顧其詞余未之見也竹友與同姓同爲休寧人意固其支屬與使竹垞見竹

友詞其當歎賞之爲何如余不逮竹垞而爲竹友作詞序謂竹友之業精於勤爲喜而余當爲古文辭之無所成爲可媿也

鑑湖歸舟圖序

鑑湖歸舟圖者余乞富春周芸臯編修凱爲翁鳳西太常歸餘姚之所作也太常以湖南布政使入覲求補京職居數月乞病將歸余向於譚退齋所聞太常名旣相見於侍講謝向亭宅中數過從得見所注困學紀聞徵引宋人說極博太常猶以未

得多見宋人集爲憾余讀盡七八卷猶以未得全讀其餘爲憾也太常之爲是書云本於邵二雲先生先生云王伯厚采綴其所聞之說掇其菁英而未具其全文且有未舉其名氏者若能蒐訪標引俾後世讀者不獨知其所從來且備見采綴之意則功恢於閻百詩全謝山矣太常自居儀曹及歷滇黔粤楚數十年中仕宦所至輒手是編不置其於近人若錢竹汀先生及他知好苟有可采亦具著卷中塗乙補綴凡四易稿而猶未定其自所論

說亦多精核使二雲先生今倘存其必以爲太常之有功於王氏固邁於閻全也余不及見二雲先生聞先生有孟子疏尚未梓行屬太常爲借其稿本太常氣靜而性恬與人言論冲易簡質使人見前輩敦厚之風其居官當必多善政足見學古之效者余既惜未能悉知之余幸得相見方樂得朝夕過從問學爲事而太常將歸矣爲是圖以致餞聊以致其不能攀留之意昔宋王文忠爲會稽風俗賦所舉儒學則有若王充沈珦謝沈謝承孔僉

孔祛賀孝先虞伯施諸人如太常者嘗以是求之若賀知章以乞鑑湖一曲爲詩人所稱不足以盡太常也

湯雨生罷釣圖詩序

古之善畫者多武臣唐李思訓曹霸宋趙令松皆官至武衞將軍其本居武職若劉永年吳元瑜郭元方李延之之屬皆是也載諸傳記流及後代至思訓之子昭道官中書舍人而世亦沿其父官別之爲小李將軍官以藝傳藝不必以官著往往皆

然而畫其一端也雨生雲騎尉以其祖若父殉節臺灣蔭得今職嘗官江南矣以事罷去非其罪也大吏為奏復其官謁選來京師工詩善畫與余一再晤語恂恂有儒雅風旣以其秋江罷釣圖屬余爲之辭而雨生今方得官廣東隸撫標將與余別日者廣東頗有海賊未靖雨生之才必見委任於大府則吾請以釣喻餌之投謀之縱與鯤鮞之不取鯨鯢之必得與昔韓昌黎以文驅鱷魚於潮州而陳文惠則捕而戮之無昌黎之誠而薄文惠之

所爲與掞文惠以訾昌黎者皆非也且何以云事當其機哉吾聞曹不興有兵符圖極工世所未嘗見也雨生如求之而得其意其於畫也思過半矣系之以詩曰餌投五十犗智出任公子果能牽大魚固非濫淵比身閒未得閒持竿今且起但制橫海鱗莫傷寄書鯉

董君棋譜序

漢藝文志蹵鞠二十五篇列於兵技巧而唐書則王積薪金谷園九局圖一卷韋珽棊圖一卷列於

雜藝術類揚子雲曰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棋之有圖譜所以明其法也顏師古曰蹙變陳力之事附於兵法今世不傳蹙變之法而棋譜則流傳獨廣蹙變習於戲而棋則學士大夫喜為之亦所謂智士樂思慮之事與言棋之攻取形勢者以為近兵而邵子觀奕以為算法明則自能取勝余嘗學九章算法未之有得也雖嘗好與人奕而於邵子之言亦不達其旨每以自愧焉常州董君今之奕秋也選今人圖譜自施夏以下凡若干

局分爲上下卷余嘗覆譜之不啻按行魚復浦觀八陣陣法而與程不識論部勒之術也又嘗以爲奕之道戒貪則姑舍兵法而以勵守身之思焉獨愧於算術之未悟昌平王君北堂深九章之學與董君習董君以邵子之語語之其有以誨余乎是爲序

屈氏義莊書田序

昔惠先生士奇之說地官吾有取焉其言曰管子法周官事類相近凡孝弟忠信賢良儁才由其下

以次復於上有過惡由其下以次及於上猶是周官比閭族黨州鄉勸善糾惡慶賞相共刑罰相及之意非若商君什伍連坐之法益之以暴也蓋古者政詳於下故其上之政簡夫相受相保相賙相救民之所以自致其恩誼也然而曰使之云者則政行於其閭矣不然何以曰施教法於邦國都鄙哉自周官之法不行而賢士大夫能敦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者往往足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若范文正之義田是也常熟屈氏四世之立義莊書田其

信可謂能法文正者與當屆傳野先生自景州牧歸後置贍族田其子畢節令君曾發增置安濟堂其從孫雎寧教諭文基又續捐田今農部君廷鎮復本其嗣父奉政公文在所遺膏火田捐爲書田以贍本支子姓之能讀書者孝友之風四世弗懈益恢以宏洵可謂賢矣景州之爲贍族田自爲之記畢節之爲安濟堂沈文愨公德潛爲之記農曹君之爲書田姚秋農侍郎亦爲之記矣農曹君復檢諸記及其義莊規條暨夫由縣牒部勒石示後

諸文示用光俾吏爲之序夫牒部以垂後者爲歷世久遠計也人家子孫賢否不能齊固有漠視其先人良法美意而因以自利者矣行之官而恐不得其人若常平社倉之建有不若聽民自任爲可杜吏胥之欺蔽者勢位之足以閡夫事權也行之民而恐不得其人若義莊義田之建必聞諸官而勒之石可示法守於後世者禁令之足以輔夫仁義也人與法相維惟賢者能與時消息而守良法美意於勿替農部其可謂能用心於久遠者矣吾

家義田向亦嘗牒于部者故不辭而爲之說如此云

東甌文存序

余歲試處州竣將往温州陳鏡帆廣文以王景沂先生儒志編及所輯東甌文存贈余且索爲文存序今世教學者惟以應舉文爲利達之謀鏡帆不取得科名之文而獨蒐輯其鄉先輩之有學而未得科名者表微闡幽而使後生子弟知所愾慕其風尚誠足多也雖然余之語鏡帆者猶有進夫温

處二郡在宋元時多名賢宿儒而近今數十年來語浙中之文學輒以温處爲下駟余考其實未嘗無上駟之才特聞見陋而前輩師承者少也頃在温州求得陳止齋葉水心文集讀之水心集賴雷翠庭學使有重刻本而集中同安朱先生祠堂記中幅以後脫文不相屬者未及校正其他文當尚有之止齋集則無重刻本矣處之龔深父季元衡温之周恭叔鄭景望薛士龍其所著述猶有可攷者乎樂清之錢熙載賈元範與王梅溪同邑其質

行足以型方訓俗賴水心有樂清縣學三賢祠記而至今尚得知其人余在閩嘗屬福寧之守令為梓行陳石堂先生普之文集而今尚未見其成書也夫樂舉緒言以風誘後進訪求懿德以勸勵末俗其有文者求其文其無文者求其行博蒐廣采而編輯成書力不能梓者則多錄副本以語同志之士此固表微闡幽而使後生子弟知所慨慕之尤大焉者也鏡帆居溫之永嘉而秉鐸於處之麗水其能推儒志之例而更求二郡先賢之著書於

吾所舉之龔季周鄭薛錢賈諸君之外更有所蒐輯焉彌足以訓後生子弟之博聞多識而漸摩成上駟之才是則余所期於鏡帆者乃次其語以爲之序云

重刻陳文節公止齋集序

南宋陳文節公有體有用之儒也余治春秋于宋元諸儒取文節及高抑崇張元德趙子常之說爲多而於文節子常則服膺尤切嘗以未見文節之左氏章旨及文集爲憾比按試温州得乾隆年間

所刻文節文集晉爲搜獲借字多漫漶闕悞未爲善本乃與海帆中丞謀重刻中丞亟喜從之屬錢生士雲爲校訂錢生購得明正德本爲正其訛誤補其闕佚若改正德本之四十年爲十四年紹興爲紹熙則參攷歷代帝王年表甲子而得之尤爲詳審可喜也文節之學行及其文詩之醇雅典茂爲永嘉學者之冠讀其書當自得之四庫全書提要言左氏章旨存于永樂大典者已殘闕不能成帙余他時當校正補刻之比又得趙子常文集亦

思與重刻也樓攻媿序文節集稱其于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蔡幼學胡宗周勉遊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此可見文節攷究之詳當時諸生能務實學之習惜三人之文字無從見不能知其學行之所至也刻文節既成余爲序其緣起因附著之以致其懷慕云

重刻居官寡過録序

昔魏弱翁爲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奏請施行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以爲古

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余嘗惜弱翁所奏二十三事孟堅未詳載其文欲博釆他志傳稽其歲月以究其設施之迹而未暇也夫位高者務大體職近者察庶物天下之治由州縣始州縣之難爲也不履迹以求憲雖有愛民之實心不足以自效漢之去古近矣其所行之故事不必其同於三代也今之去漢遠矣其所當行之故事又不必其同於漢也其所謂故事者因革損益之大端也吾以爲今之爲州縣者且置因革損益爲後圖而

先勉其誠求于民之用心其心而不誠求也雖旦夕常行之吏事害在而不知所去利在而不知所循遑問乎其他其心而能誠求矣雖旦夕常行之吏事害在而即知所去利在而即知所循而遂可以徐及乎其他葢别於大端之故事而又有所謂常行之故事焉君子之勤民宜以是為兢兢也山右胡格臣衍虞著居官寡過録一書其所言皆州縣常行之吏事也其所采之言皆前明及本

朝有守土之責者之條教蓋自制府中丞以至州

縣司李及未仕者之論著條舉件繫皆冠以格臣所自為之說約而賅切近而當於情事雖今日州縣皆可旦夕奉之以為誠求之道余從仙遊明府劉肖庵功傑所得之亟勸其梓行以公諸世肖庵湖南人也為仙遊有政聲余先友袁易齋先生嘗宰湖南以治行最擢禮部主事嘗著圖民録一書亦深言誠求之道者余先君子嘗梓藏其書今舉以贈肖庵乃言及格臣是書夫寡過者所以誠求之階也能寡過而後能誠求勤民之君子其有取

於余言也已道光庚寅季秋月下浣督學使者新城陳用光序

重訂讀書分年日程序

元程畏齋先生本朱子意作讀書分年日程一編以示學者俾知誦數講貫之法其事甚易而其效甚大且速非爲科舉之士言之也然而爲科舉之學者循其法以行之固足以免荒經蔑古之失而漸以趨夫博聞強識之途乾隆年間

特詔天下郡縣學校頒發此書以勵學者嘉惠儒

林之意豈非至優極渥而爲士子者所當敬謹遵奉勿替者與福建爲朱子過化之地宜其襲衍前聞力學稽古之士所在多有余初來時方欲訪求其人以與宣究考亭之緒顧自按試列郡以來知其不足以深言及此其於科舉之學亦惟以苟得速化爲事而鮮能以博綜古訓爲貴者余實恫焉因取是書錄其易明易從者刊示多士使知自課之法其父兄能以是課子弟亦可知其事非迂而其效易覩夫遵

朝廷之功令至順也循前賢之遺規至明而易從也上知之士無所藉於聞見而自奮於考古之業者雖難槩遇其人中材以下苟能讀是書而用其法以自課則積累之久及其成功與上知一而已余蓋以是望閩士也

曾賓之文稿序

賓之爲厚菴先生季子承先生家法工制舉業及見山木先生則學爲古文而專志於梅崖先生之體格日手梅崖集一編不置時年十八九與余及

習之朝夕相策勵也賓之少羸弱多病山木舅氏嘗指用光語厚崙先生曰此子固多病者今雖瘦然體頗充實矣吾叔其無以賓之爲念也然賓之既壯而其瘦如故目光炯炯喜論文性沈靜方行矩步無文士輕佻習乾隆壬子與習之同舉江西鄉試一應禮部試下第歸不與計偕者逾十年嘉慶丁丑始奉母命北行既成進士未

廷試而丁母憂歸歸謀葬母于山中遇疾卒余爲誌其墓悼君之文工而命嗇志大而學未逮其成

也君之于古文既亟稱梅崖後雖聞姬傳先生論而不易其說當丁丑應禮部試時余先約之寓余家既來而與余縱論及所業蓋交有所規勗亦交相歎所學之未就無以追古人之絕境也嗚呼孰謂君歸而遽卒余今裒刻其遺文乃僅得此數十篇也余能無慟乎爰次其語以爲之序云辛卯八月陳用光序

魯習之文稿序

習之爲古文承其家法後乃益傳以翁覃溪姚姬

傳兩先生之講授覃溪君所從舉拔貢師也初得拔貢時嘗居試院日侍師爲攷證學兩遊京師所業益進其爲文則守姚先生之矩矱而傑然欲自成其體顧不及多作今所刻者多少日文後所附益僅數篇而已君所爲校正禮記爾雅說文諸書中多覃溪先生商榷語然皆未成書余初未之見也余兄子蘭祥爲裒集以歸其兩子余索之於其子乃録副本而將俟他日別刻之蓋君之博核精當與賓之文筆之俊傑廉悍皆非余所及余後君

死而姚曾二氏之家法余皆未有以衍其緒也序君文而痛君亦彌以誌余之媿也辛卯八月陳用光序

山木先生文集後序

乾隆庚子辛丑閒山木先生嘗自刻其未經梅崖先生評定文爲外集四卷及丁未游安慶見姚姬傳先生歸而自定其文爲初編次編三編寄質於姚先生姚先生爲論次之其本今存用光所及辛亥作令於山右自刻其官行文字爲翠巖雜稿先

生既下世其叔子嗣光屬用光以全集乞姚先生爲刪定之嘉慶戊午姚先生以寄用光於陳州諸爲之敘而未及爲也用光今據姚先生所論定本編次爲十二卷其文之前後則先之以梅崖先生所論定者每卷之先後皆如是而翠巖雜稿則列爲外集十三卷十四卷又附以先生族弟賓之文爲十五卷先生叔子習之文爲十六卷先生少從先大父凝齋府君研究儒先之書而獨喜象山陽明之學既受古文法於梅崖先生而其所自得沖

澹夷猶別成其體於梅崖之外其爲人嚴毅刻苦以自守誠懇肫摯以待人其於宗族親戚鄉黨間因事而導以義因人而勉之善數十年鄉人皆仰爲鉅人長德也當成進士後需次當得知縣或勸之出者先生曰吾自度迂疎無濟於時伏處里閈勉爲陳仲弓王彥方不亦可乎及晚年以身累不得已謁選得夏縣而非其本意也顧自先生出而鄉黨風氣漸趨澆薄及先生卒於官迄今卅餘年而先輩敦厚之風渺然盡矣讀先生文孰不慨然

有今昔之感乎用光九歲而失恃先太夫人屬伯兄有光用光於先生謂舅氏其終能教二子以正學先君子約堂府君官京師時復屬先生爲經理十倉之斂放事用光居家塾嘗見先生與農夫野老雜坐問晴雨乃有以知稼穡之艱難及稍長以次得聞儒先之派別古文之義法及己酉省先君子於太平辛亥歸而先生以謁選北行矣自是惘惘無所依恃至於今日已四十年而用光年亦六十有四矣追惟提命如昨日事而齒衰而學不加

進無以稱傳習之望校刋遺集安得不愴然以思悄然以悲也先生文向惟韓理堂一敘鄧盱原太守謂王蘭泉侍郎亦知先生者所爲敘宜并刻之乃并其贈敘祭文及姚先生之墓志盱原之敘同列於卷首而用光詳述其淵源之所自及校訂之義例爲之後敘云先生名仕驥晚更名曰九皐此墓志所未及詳者特著之庶俾後之人無惑於卷中前後稱名之有異也道光十一年秋七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福建督學使者受業甥陳用光

謹敘

說文畣問疏證序

余少時嘗喜顧亭林論說文之學謂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為善學誠哉是言也叔重生漢東京去古雖較近然其未嘗親見制字之人而承其口講指畫則與後之人一而已及後見錢莘楣王西莊段懋堂孫伯淵諸君子皆極尊許氏學為之闡述其旨者各有成書而莘楣之說為尤善其謂參酌一二字為連文叔重非以商

訓參誠足以釋顧氏之疑矣然覩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其詞不雅馴顧氏以爲豈孔子之言錢氏無以難之也又過信吳越春秋弓生於彈彈起古孝子之言以爲可證許氏弔從人持弓會敺禽之訓爲可信夫作吳越春秋者豈果在叔重之前乎而乃引以爲據乎吾師姚姬傳先生嘗謂說文日在草中爲暮其說近鑿用光亦以爲然爾雅釋山山西曰夕陽郭注云暮乃見日山之與草高下懸絕矣山雖未嘗無草而顧必以日在草中爲訓乎

吾師又謂許氏有功於字學而未嘗無失小學之義容有許氏所未詳而漢儒尚有別傳者其說誠精當吾謂許氏之學後儒闡發許氏之學皆當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也甘泉薛子韻好學深思之士也為說文畣問疏證以闡發錢氏之旨而亦有捄正其失者從余來閩襄校文之役甚勤且當余嘗欲舉其所疑於許氏者與之商榷而行至汀州痛其一病而歿以為天之生好學之士何不永其年以竢其成也乃為梓行其疏證而

爲之序時道光十一年八月望日也

紅葉山房文集序

國家以四書文取士四書文固發聞士子之利器也今夫志於求士者於漠不相知之人而因文而得其所用心則以爲善士在是焉志於用世者於漠不相知之人而因文而受其拔取則以爲知己在是焉其拔取而得科第固可以有師弟子之分矣其猶拔取而未能得科第而士猶以師之名被焉者士之謙且厚而非志於求士者之所敢必居

也何者一日之文而得其用心第得半之道雖其
由之得科第者亦必如昌黎之於陸宣公曾子固
蘇子瞻之於歐陽公師弟子始皆可以無媿若猶
是尋常之知遇而已則有是科即有是師弟子曷
足多乎而況其固未嘗由之以得科第乎鄉會試
之分校官第有拔取其文之權而非有必得科第
之權也余己卯分校禮闈得鄭君祖球文拔取以
登諸主試者而未能使之成進士旣出闈得見其
詩古文十餘首以爲其用心誠慕乎古與其四書

文相稱思數與相見顧旋聞其病復旋聞其卒驚歎悼惜以爲何天生才不樂觀其成之如是也去年其令弟夢白方伯以所梓文集寄示且索爲序嗟夫鄭君之志與文余既甚愛之矣使天假之年雖晩達安知其不得第一第雖不足重然固可發其用世之志之階也而今乃第得因其文以考見其志欲聊以慰方伯友愛其兄之心而余求士之心乃無以自慰矣迺揮涕而爲之序如此云

惜抱軒經說後序

謹按姬傳先生所著易說一卷尚書說三卷詩說一卷周禮說一卷儀禮說一卷禮記說二卷春秋說一卷論語說一卷孟子說一卷凡十二卷盡經之難明久矣自漢以來學者凡三變始亂於讖緯中晦於訓詁及程朱諸儒出破除碎義涵泳聖涯經旨於是煥然大明行之既久而後之學者得其淺而遺其深竊其近似而不能力學以求其至於是有高談性命而躬行多遺議窮究事理而於典章制度且懵然莫名其所從來者有志之士倡漢

學以矯之就其善者亦足以刊正謬誤著明古義及其弊也鉤鈲析亂使人如遊於百貨之市眩奇衺而莫辨良楛又其甚者徒執其穴見以與宋儒爲難訐以爲直莫執其平非徒不足以明經旨而其害於心術也大矣夫學以期復其性而經則備言其旨學以期施諸事而經則備舉其要如醫之有方隨所取以救其疾如農之有器隨所用以力諸田耕而明之與時爲變通而要不離乎其宗此程朱之旨而學者之所大同也今乃執一名一物

之偶得以攻前賢之偶失譬若行師者昧客主强
弱之勢而矜言孫吳之陣圖爲農者不乘時以力
穡而徒誇能辨耒耜錢鎛之形製不亦傎乎又況
程朱諸儒於大義所在固嘗明辨以晳之矣今之
所偶得者其於程朱猶拾瀋也而侈爲創獲是亦
自知之不明矣先生之於經不孤守宋儒而兼綜
鄭馬以核其實不矜言漢學而原本程朱以究其
歸其於爲出主入奴之辨者則尤深疾而嚴辨之
用光所所聞於先生者如此竊嘗以爲先生經說出

足以正人心而衛聖道雖比功於孟韓可也程朱復起不易吾言矣至其文詞之古則後之學者自得之玆不論論其大者云

莊子章義後序

莊子非忘天下者也使之爲政其必有以異乎世之爲政者也彼自以爲乘天下之正御六氣之辨游無窮而無所待矣而視夫知効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焉以天下爲事者則不勝其厭而著之辭以剽剝之故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

華又曰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善
乎司馬氏之傳循吏也彼自孫叔敖以下五人或
詳其一事焉或舉其大凡焉其世不相及而其事
皆可以爲世世法觀孫叔敖之治楚何其有似于
莊子也市不安則請復更幣之令欲高車則令高
其梱非所謂治外乎正而後行者耶非所謂入其
樊而無感其名者耶莊子稱孫叔敖甘寢秉羽而
郢人投兵雖其寓言意固有取於孫叔也管子之
書有所謂國準者有所謂繆數者其所謂繆數是

莊子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之説也晏子請爲飢民發粟景公不許且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趣三年臺成而民振庶幾乎如庖丁之解牛游刃有餘地矣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然而諸葛武侯則自比管樂樂毅之言世不概見武侯取之其必有見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因之其次利道之勸于行而形其德所謂日漸之德下戒者也故曰遊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司馬季主述莊

子之言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刼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而不爲害君子之道也其言平易正直不類今莊子王伯厚輯莊子逸篇而獨遺季主之所述吾以爲莊子之學出于子夏而其才則近子貢惟其達也達而過焉且欲堯桀之兩忘雖未必非後人所亂然其謬悠荒唐無端崖之辭固已大遠乎聖賢居敬行簡之道矣又其甚者魏晉諸人遂以清言亂天下顧寗有當於莊子應於化而解于物之旨乎漢初文景之治皆黃老之治也莊

子雖取于老子而才則過之得老氏之緒餘猶足以爲治也誠得莊子以任之其效亦未必遽下于管晏莊子未必不薄管晏然而莊子之才足以爲管晏也孔孟薄管晏亦必薄莊子然而孔孟爲政必任管晏亦必任莊子夫豈獨任之而已固且大任之是子貢可使從政之說也桐城姚姬傳先生乃余受業師也所分莊子章義獨得本旨盡第言其學而已然才者學所成也予讀莊子而深有慕乎其才焉先生之伯父範嘗合諸家本互有攷證

余本二先生之說而于其訓詁之難了者取陸氏釋文以詮釋之近人盧抱經文弨之說亦間有取焉屬楚北諸君爲鳩貲以付梓乃序其所見如此云

南石先生制義序

制義者古文辭論說之一體而傳注之遺也自明以來朝廷以之取士而習爲之者顧忘其創立之初意而惟以塗飾爲工於是稽古好學之士皆薄其體以爲不足爲夫庸知其體本尊而習爲之者

卑之與我

朝李文貞公之制義以前明化治正嘉之體格倡

於

國初而乾隆年間山左則竇東臯先生繼之與東

臯先後同時者桐城則劉海峰大櫆姚姬傳先生

鼐長州則彭尺木紹升新城則吾舅氏山木先生

仕驥而山左則閻懷庭循觀韓理堂夢周皆能探

求經旨傳以心得而體格則一範之以古文辭余

少時從山木先生學嘗貝集竇姚諸先生文爲一

編以爲言制義之正體無逾於是矣及侍先君於陳州得謁南石先生而讀其文然後又知先生之文固實韓之嗣響而近年文家之正體固當獨推山左也夫事有傳之久而漸失其初意者朝廷之法度文家之派別皆因人心思氣習爲轉移有君子爲之維持於其間則可以不趨於下而漸復其初昔漢徐防請定五經章句以爲論語不宜射策而其辭且推及於改薄從忠之道其尊嚴經旨而用意深厚也如此今先生本儒術以佐

熙朝之治化其造郄所陳説雖非外廷所能知而其崇尚忠質以爲化導其可以即文而可得其用意之所在乎若文家之派別讀者當自得之固不足以盡先生之文之美也

存素堂制藝序

今世之言學問者大率以詩古文自喜至於時文則薄而不爲吾謂由乎性情之説者詩古文之道尊已彼依附孔孟之旨必其身不悖乎聖賢而後能一當於文字之間其功不尤鉅而體不尤尊與

若由乎名譽之說者時文雖工謂其志希科第而無事於自得云爾彼徒以詩古文矜夸於世而不必果有所自得者皆張乎其外之爲也其愈於時文庸足貴乎以其體不出於漢唐故別於古文而謂之曰時文以其爲應舉者之所業故謂之曰制舉業若能深觀乎文事而必其文與行相稱始能爲自得之言則體雖時文制舉業也而可以謂之經義經義者固古文之一體也蓋自明以來稱此者不可數數得無怪乎世之以時文爲詬病也已

梧門先生學富而才鉅功深而業善其詩古文皆足以傳於世而制舉業亦多自得之言當其爲成均祭酒時孜孜與諸生講解孔孟之道至今人皆思之其所定課文傳布海內莫不奉以爲程式也夫學不厭而教不倦孔子之所志不過如是而已先生名其文不敢自居於經義而謙曰制藝可謂有飲然之思者乎故推明經義之體之尊使世之言學問者有所取信焉

國家以四子書命題取士盖導以庸行庸言之謹而勗以溫故知新之業士修其業宜皆能勵實學以應上之求矣顧沿流而昧其原逐末而舍其本師弟子之相授受或且馳騖于卮言之日出以覬苟得科第取富貴而已其於言行相顧之道未之有當也是豈朝廷取士之意哉荀子曰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程子曰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有志者猶患其奪也苟以爲餽獻之物如禽犢者志不在於美其身矣何奪之

足云陸清獻公取先正傳文論次為一隅集以示
為舉子業者就文詞章句之末而推極於身心性
命之際蓋不啻講學之書非世俗選刻科舉文字
之類也觀凡例中所引朱子言以渾厚純正明白
俊偉之文為法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可以見
公之用心矣近人以其文平淡多簡略之不知其
可貴也余奉
命督學閩中取是編刊行之以訓士於凡例後附
録顧亭林日知録二則以使學者知所戒録韓理

堂會文約一首以使學者知所慕夫温故知新致知之事也庸行庸言之謹力行之事也閩朱子枌榆之鄉也而向有海濱鄒魯之稱誠能即科舉文字而相勸以趨於實學是則余所期於閩士者爰次其語以爲之序云

續一隅集序

文之有法猶人之有體也韓子曰體不備不可以爲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文耳目口鼻與夫四體之不可以偵也夫文亦若是焉已矣今之爲文者吾

異焉未及乎指臂之相使而遽已咸其股咸其腓此陸清獻公所以歎今人之昧乎先輩之體格也清獻之時文章盛時也而其獘已若此夫詞依法以行依意以立理之不窮何以立意法之不具何以屬詞窮鄉僻壤之士尠師友之講習茍非英俊傑出之才孰能無所藉以究夫理法又况乎倖得科第者偭規背矩之無以導之乎嗟乎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言治與言文一而已孟子之言豈欺我哉余不欲以試牘訓士督閩中學

時梓清獻之一隅集督浙中學時梓姚姬傳先生之四書文選先生之意猶之乎清獻之意也而其言文家之派別加詳焉然非高才生或無以得其益余課弟瑾光子蘭第乃雜取前明及本

朝人文爲是編而評示之其上及化治正嘉者使之明乎體之所自而導之以澤夫古元酒之尚鬻刀之貴之說也其不遺乎近人之房行書者決科之善者固亦有法焉割刀之用莞簟之安之說也昔歐陽公宰夷陵日披覽案牘以求治事固有與

時消息安可泥於古而不適於用也其文不過數十篇而名之曰續一隅集謂夫此一隅之舉而已苟有能以三隅反者則是編雖棄之可也刻既成乃述其意而爲之序如此云

重訂姚先生四書文選

學莫先於窮經四子書窮經者之所首務也國家取士沿前朝舊制以四書文覘學者之蘊蓄其初爲之者闡經訓之旨歸參儒先之講貫上則可以成一家言與前朝之作者相抗衡亦鏗鏘陶

治時時見古人之情狀而行之旣久習尙漸替士子獵其末而忘其本乃僅取得科第之文以轉相摹倣其有能進求先輩之義法而不囿於卑近者已翹然負其異於衆矣若更由是而進求於經史之貫串將以窮經爲致用之本其才固未易數數覯也姚姬傳先生主講敬敷書院時嘗病乎是因爲選四書文自隆萬以及

國朝約二百餘首以爲士子讀是足矣不必更求附益但當進求之經史以深其蘊蓄此誠荀卿子

所謂接人用楫之苦心也用光奉
命來視浙學乃重訂是選以與浙中士子相講習蓋近人亦多言窮經矣然惟考訂字句訓詁之異同而不求大義學使者之訓士又往往刊行試牘以示之趨嚮昔孫文定總理成均時誨學者云學求心得將以明體而達用若臚舉先儒之成說雖五經紛綸不足以言窮經也以試牘訓士又與取得科第之文以爲摹倣者無異余不樂爲是故視學閩中亦惟刊行陸清獻公一隅集而不刊試牘

今之爲此刻亦猶是刊一隅集之意也姚先生所以訓士與淸獻同條而共貫學者苟以是爲嚆矢而進求之經史百家之言則爲人爲學由博返約之功可漸以致第語之矣刻既成乃申其說以爲之序云

祝人齋先生集序

人齋先生先大父凝齋府君執友也用光不逮事先大父少時從舅氏魯山木先生學先生舉先大父及人齋先生爲學之旨誨用光且言先大父病

中舊屬舅氏爲購取先儒說春秋諸書謂先大父嘗屬人齋治禮記而自任春秋也先大父旋棄世所爲春秋集注未成而用光少時于家宅保疎堂樓中檢得先生所爲禮記注稿八十餘冊喜甚竊不自量欲爲先生寫錄續成之自是南北行輒攜以自隨今老矣顧未能成書所欲續成先大父春秋注亦僅寫訖襄公時三傳旣以自媿而先君及諸叔訪問人齋先生後人未之得用光在京師訪之浙中知好亦鮮知之者及去年奉

命祝浙江學試至海寧得祝生琳乃言先生後人無存者而所爲井辨居詩文稿二冊嘗見之旣遂攜以詣我又得日新書屋詩文鈔二冊後錢學博泰吉又屬祝生卿雲亦攜井辨居日新書屋詩文來與祝生琳本小有附益余乃編次成四卷仍分井辨居日新書屋爲二集從其舊也先生爲宋儒學不欲以文字著故所存無幾而其爲學條理則已見於此數冊及與先大父尺牘中後之人讀其書而考其志行固知爲粹然儒者也先生宗法張

楊園所集淑艾錄及所訂楊園先生集余皆得讀之近又從嘉興李明經富孫所得楊園未刻文二帙余亦思他日爲刊行於世獨惜先生集中有祭張北湖文極言其學行可師法乃訪之浙士無由知其名及其生平之大略也

徐心薌文稿序

心薌侍講領鄉試第一成進士入翰林嘗出典江南試督廣東學旣還

朝擢贊善乞病歸余來浙科試嘉興致心薌以書

寄其古文屬余論定蓋心葊之領鄉薦出桐城李
海帆觀察之門海帆嘗請業於姬傳先生而吾友
魯賓之嘗稱海帆之爲人與學余是以獲交於海
帆而心葊同官京師與余過從亦至密夫爲古文
者必本於質行行得其正矣而博學以輔之是以
其言有物而有序至於節奏義法之見諸屬辭者
句日間可究其緒也心葊之論文旣云立言不可
以無本矣其衡文課士悉與其言相副江左南粤
聲稱翕然他日出而洊登卿貳

朝廷稽古右文之化著以人事君之義年愈進而學愈篤名日著而文日高余與相切磋而講貫者桐城之家法其益以表見於天下也今序心葊文其以為息壤之盟焉可也

振綺堂書目序

余來杭州聞汪舍人遠孫家藏書甚富旣歲試事遂與往還余索借觀其藏書目錄舍人旣以咸淳臨安志見贈並索為目錄序余所借書以得見查初白手錄儒先論易語之注疏本及王損仲之宋

史記爲尤快意此二書者余所願見而未見之書也而今乃得見之初白爲是錄時年六十有七余今年亦六十七矣顧未能手自著錄第屬錢生士雲爲謄寫一過以俟他日之研究生平疎於經術尚未必能及賈山齒衰而又不能自力以視初白不可愧乎損仲之文筆未必能及震川然觀其所著凡例固自有學識余既寫得副本又自念向嘗厭宋史之蕪雜欲續成震川之業而力小任大恐其學不足以副其志也今人家舊有宋寶祐四年

登科錄記文謝及陸秀夫之用第相次足以助爲宋史者之攷證而其書已佚書之難得而易失也如此而劉郘之諡言集魏了翁之儀禮要義謝皐羽之金華游錄余今皆以未得借讀爲憾人事之牽綴而歲月之易逝余雖老矣其安能不念及此而益自勵于學也舍人之藏書分經史子集爲四部部各有子目而所攷證其書之佳否眞僞及得書之緣起自注于上方甚詳且秩然有條理之可觀也舍人遺榮謝客專志於讀書其蕭然自得之

胸次不獨爲杭州之賢士也余是以樂爲之記時
道光廿四年冬十月之廿九日也

觀齋集序

子卿同年居京師與余爲詩酒之會過從至熟也比子卿出守而不相見者及今遂二十餘年道光乙酉秋余使江南過徐州登黃樓見壁閒諸石刻想見子卿觴詠時意興去年余按試溫處還而子卿書來寄其觀齋集索序其集中石門洞諸詩刻畫幽勝使吾如重履其地余亦以遊石門洞記寄

質子卿且招之來曰君曷不贏糧為西湖南屏之遊子卿且雖諾之而不果至子卿之師左田宮保嘗惠書與余言其佐石君相國學幕時有筆記述山川形勝文獻存佚及場屋病利頗悉余亟思得之以自鏡不知其剞劂竣未也人生知好以常聚為樂以不得常聚為可念況余與子卿二十餘年之不相見乎子卿長余數歲聞其意興尚豪健治右園得張于湖故宅余不能訪子卿于右園與子卿之不能來武林皆可誦伐木之詩以致其慕望

者子卿詩之於宮保如蘇門之鼂張讀者當自得之余更爲述聚散記憶之情以爲此子卿之所樂聞也時道光甲午秋八月

録先大父語書後

先大父嘗以朱子近思録例集四子書爲一編因之日自攷鏡其得失有所發明往往條記其下蓋先大父之所以畜其德也如此用光之生也距先大父之沒十有九年矣不及見先大父之所以爲學顧自幼從舅氏遊舅氏爲言先大父生平爲學

闇然內閟故語言文字所存者少今之遺集亦後人綑羅散佚而僅得之者至於其他抑又尠已年十五舅氏以此書命用光手鈔日夕省覽其時未有知也然舅氏日舉先大父之學以勗故偶或一時之明輒由是編旁取先儒切近之說以律其身然靜而惕然動或潰之忽忽不自振以至於今年亦有十九矣今年省試歸來日尋繹是編懼手澤之易泯輒掇其所記者彙而錄之俟後日合諸遺集庶幾覩先大父爲學之全謹識之如此吁先大

父既闇然爲己語言文字不少概見其一二存者後之人宜何如珍惜而愛護之顧珍惜愛護而僅以爲是故物存焉亦非所以爲珍惜愛護也用光有志于學竊願循其所以自治者恐終未有所得也反覆此編不勝兢惕之思云

先大夫八倉記書後

右先君及先舅氏山木先生所爲各鄉義倉記凡八通余庚午歲奉先君諱歸里檢出之裝爲一卷俾兒子蘭瑞藏之服闋來京師俾次子蘭滋蘭第

蘭豫同覲之各相勵以守先人家法當壬戌冬余乞假歸省先君方爲用光兄弟析產人各二百石而公中債負餘萬金尚未知所處有爲先君謀者曰公家固不貧也債可緩謀償而所捐義倉三千石可收還以爲子孫計俟歉歲再謀出贏餘以爲平糶策則名實兩得矣先君怒立斥之曰汝柰何爲此市井語吾以利鄉人而還以自利乎且其所謂名實兩得者計則巧矣獨不知巧於自謀者適以干天地之怒乎使吾子孫聞汝言先業其就隳

矣既斥其人退復以戒用光兄弟俾不忘嗚呼先君之言如此與山木易齋之所記是眞能守朱子記吳氏義倉之家法者矣吾子孫世世守之毋忘也大坑所立倉當尚有記俟寄書往索取之時嘉慶甲戌十二月之望日

查九峰家居自述跋

家居自述者查實齋觀察自述其歷官事實以示其子弟之書也余見觀察于閩中聞其招降朱渥事壯其才欲爲文以紀之而未果今觀是編所紀

益知觀察之才爲不可及易曰豶豕之牙吉書曰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凡事於未發之初而有以折
其萌已發之後而不使棼其絲則理得而患弭蓋
萬事莫不皆然而於折獄治亂民爲尤甚余嘗讀
漢寒朗傳喜朗之有識蓋顯宗時案楚獄顏忠王
平等辭所連及者多陷人朗上言其冤顯宗問之
朗曰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大過臣子所宜同
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又公卿朝會陛下
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辜禍及九族陛下大

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帝意解理出千餘人夫楚獄爲人所難言而朗能言之由是而推之其小于楚獄者固貴于以臣之忠而成君之仁也明矣曩吾鄉盧學士浙言祝顥等餘黨無足治者

仁宗從其言世頌

仁宗之仁過于漢帝而盧學士爲無媿於寒朗觀察之招降朱渥既使人免罹于兵戈而其署河南

提刑時治劉文煥之獄言去其尤者餘黨爲不足患其意亦歸于仁恕故余並著之使世之言治者有所考焉道光四年七月立秋前一日新城陳用光跋

朱錫鬯史館上總裁第五書書後

錫鬯先生纂修明史時所上總裁七書言多中史法獨第五書言儒林道學不宜分傳則於司馬班氏所立義例及宋元明諸儒之源流派別皆有考之不詳者儒林傳創於司馬氏班范仍之皆所以

著明傳經家法也范氏更述其義例於序曰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立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迺著之云蓋所傳之經學在是則家法在是雖其人節行無可稱然亦不能不著之於儒林故班氏之書言易則曰有施孟梁邱之學有京氏之學書傳歐陽生六世孫政爲王莽講學大夫則曰有歐陽氏學詩則曰有韋氏學傳毛詩者至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則曰

言毛詩者本之徐敖言左氏者則曰本之賈護劉歆范氏之書著楊政之習梁邱易也而不沒其剛果任情著歐陽歙之傳伏生尚書也而不沒其在汝南贓罪千餘萬夫孟喜京房歐陽政冀賢陳俠劉歆楊政歐陽歙之節行皆無足稱者然其所傳易書詩春秋之家法在焉著之儒林而不沒其實司馬班范之所以爲良史也若以孟喜京房諸人與周程張朱諸君子並舉而同稱雖淺學且知其不可況通儒乎道學非可以爲名有宋諸大儒亦

未嘗自名爲道學使周程張朱生於漢時司馬氏必特著之曰周程張朱列傳觀於孟荀列傳可知矣今錫鬯氏乃曰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是不特沒是非之公且其所考於司馬氏班氏范氏之儒林傳亦未詳其實矣夫通天地人之爲儒稱此名者非周程張朱莫屬也彼京劉之屬曷足云然而其傳經之家法則京劉之屬有不可沒者然則生漢宋之後而儒林道學不能不分爲立傳固史家之通例亦史家之定例也周子於

諸經無論著二程子張子有論說而未備及朱子而大備焉明薛文清胡敬齋羅整庵之論經皆散見于語錄中而未有專書若以言傳經家法則惟程子朱子宜列儒林然而程朱之爲人又非可以京劉比也周子薛文清胡敬齋羅整庵無說經之書而其人制行固足以發明經意不列儒林不足以輕周薛胡羅諸君子列之於道學亦非以輕周薛胡羅諸君子所以著其實也且薛文清羅整庵位通顯周子乃居下僚胡敬齋乃布衣則亦安可

以無傳楊慈湖之言學禪學也陸子靜亦時入於禪然以言制行則陸優於楊矣楊陸之歧塗乃歧塗於道學非歧塗於儒林今錫鬯氏乃第舉宋之楊陸而不及明之湛甘泉王陽明則其於道學家言考之尤未詳余惜錫鬯氏之博綜羣籍其所言又多中史法而獨於此失之故不能不爲之說云

王述庵與蓉裳尺牘書後

余於東南諸耆宿皆嘗接其言論丰采獨未識盧抱經王述菴兩先生戊午夏過蘇州乞得芊楣先

生書爲介紹將往謁逃庵先生於青浦會以他事未果時抱經先生已前卒矣自是之後余亦不復作江左之遊惟於自青浦來者詢悉先生之起居安勝以慰而已辛酉之夏與蓉裳農部訂交乃得覩此冊雖不過尋常問候之言而吐辭之雅馴論事之明切有可以想見前輩風流者夫以今望古古人不可見則嘗以爲恨若並世而猶不及見者其願見之意宜何如顧往往以世事之牽累而不得一副其願以我之於並世如是推之於古人其

前後輩之相望亦必有願見而不及見者然夷攷其所自樹立又往往有終身不及相見之人而其文章氣節與之相配軼之日夕相見而漠然無所改乎其初者乃懸絕萬萬也然則見者其迹而非徒以其迹彼徒以一見自詡乃徇乎名者之所爲將以譁世而取寵於君子思自樹立之旨寧有當乎余於抱經先生旣有不及見之恨聞先生雖篤老矣尚能延接後輩余秋初將乞假遊江南當謀一見以副平生之願今讀是册輙述其意而跋之

於紙端如此抱經先生專以攷據名先生則兼以詩文著余雖素聞姚姬傳先生學問有三端之說而學識踈淺於兩先生之業乃茫乎未有以測其涯涘則又執筆而恧焉以自媿也

題楊忠愍公墨蹟卷

楊忠愍公嘗徧習樂律天文地理兵法於韓苑洛既居部曹又嘗從講學者遊人或謂公柰何干聲譽公笑曰亦覘其志何如耳蓋習數以窮委必觀化以探原以此見前明講學者未嘗無體用兼備

之學而世或僅以氣節重公非知公者也近時臧肆中多畜王陽明鄒東郭倪文貞黃石齋及公墨跡雖眞贋雜出然以厭虎賁中郎之慨則姓氏所留君子猶寄慕焉不必致考核也劉君松嵐於太原得楊忠烈及公墨跡既藏忠烈書於應山忠烈祠又以此幅乞松筠庵僧俾之弆守而屬余爲之記劉君可謂篤論世之思者矣余考官狄道典史時嘗引洮河以溉田驗之我

朝胡侍郎季堂所爲松筠庵記有官甘肅時至狄

道見其溝洫相通水旱無虞之言則王弇州所紀公狀有信然者夫典史卑官耳而所爲遺利至垂三百餘年之久然則事苟能爲何利不興然非公講習有素而不卑其官亦奚績之可紀世之慕公者其求公於本原之地可也

袁簡齋尺牘跋

歲庚戌余受詩法於簡齋先生及癸丑從姬傳先生遊居金陵半載往來隨園益熟比歸江右嘗取先生所與書札裝潢成冊時時省覽如與先生相

接對於几席間也蓉裳爲先生高第弟子予與訂交索觀先生書札乃示以此冊攷其作書先後其前三書爲時則遠其索和自輓詩時正予初見先生歲也當時余知有蓉裳蓉裳不知有余先生歿後四年余始交蓉裳又一年始見此冊回憶遊金陵時歲已逾一星終矣以歲月之迅駛而悲聚處之難常以老成之殂謝而喜翰墨之可寶余二人於先生手札安得不各致其珍惜也先生故嘗以海內知交書札潢治爲十餘冊余居金陵時嘗得

借觀若錢莘楣程魚門蔣心餘嚴冬友諸君中多論掌故詩文可以啟發後學心志在先生以誌交遊之情而在吾黨則可以爲多聞之助今於先生手札二者之意蓋兼而有之余與蓉裳皆嘗學詩於先生也執筆而爲此跋益不勝流連惻愴之思云

山木先生書冊跋

丁未之秋舅氏檢舊所臨晉唐人書數本示余及習之余得曹娥碑習之得東方先生像贊舅氏復

爲余書昌黎原人以下文五篇歲甲寅始并爲一册而裝潢之以藏於家而舅氏於是歲之春殁於山右矣嗚呼舅氏受吾母臨終之託任余兄弟讀書之事予幼雖隨塾師習句讀然講釋字義則常在舅氏左右及從舅氏受制義業飲食起居未嘗一日離舅氏也歲癸卯余年十六入有謗舅氏者余惑焉思舍其學以從之秋中夜夢伯兄謂余曰子胡然舅氏之學吾祖之學也子他日終以舅氏之學成名因手一屨顧余而哂曰此舅氏之屨也

子其履之寤而若有動於心遂以述諸舅氏且泣陳其悔舅氏亦相持而泣乃授以宋儒書及唐宋諸君子所以爲文之旨自是遂守其說而不敢變也戊申己酉之間舅氏教余爲世俗之文余不能竟其學己酉秋試既被黜乃省吾父於太平及辛亥春乃歸歸而舅氏以補官北行矣余在太平時有召余歸者余遲遲未能行使余卽歸舅氏固可留當舅氏居外祖之喪服闋固可以補官矣其所以不行者固自度其性氣不堪爲吏抑亦戀戀於

余兄弟也而余乃無以處舅氏使舅氏漠然無所向而去既鬱鬱不得志矣及之官而中途喪其仲子愈憂愁無聊遂以勞成病勤官而歿此余之負舅氏也即余之不孝於吾母也少時慼於人言幸其尚知悔今雖知悔而舅氏不可見矣以學業未成之身終不得依舅氏左右恝然如不知吾母之有遺言者余尚得爲人乎丁巳之秋復檢是冊而有感於前事因詳誌之以彰吾過伯兄者吾世父之長子名元字愷齋者也居家孝友有至性諸父

無間言吾母劇愛之先吾母一年而卒卒時吾母哭之慟其生平蓋服膺吾舅之教云

韓幼徽四書文冊跋

韓文懿四書文能集前明衆家之長調劑以出之而其造意創言則取諸包長明者爲多今讀幼徽先生文乃知文懿固善承家學也世人每薄視四書文余謂曰應舉文則誠足薄矣曰四書文則固詁經之一體也且唐以詩賦取士猶之今以四書文取士也唐人之賦今人且矜重於館閣中彼其

工於詞誠足愛然欲以見人之性情學術則四書文之不若而一重一輕乃如是世之矜於名而不攷其實類如是可笑也先生文多不自愛惜隨手散去此一首爲五世孫昺得於剩簡中既裝池跋而藏之於家旋失去後三十年其親戚孫君得於保定市中廼以歸諸桂舲司寇司寇屬余識其後余比亦得先大父凝齋府君肄業成均時所作易義劄記近百條於王白齋尚書家皆余家所未有之稿蓋與幼嶽先生之不留稿同足以見數十年

前老輩樸實爲學不自炫耀之意而爲之子孫者則幸先澤之存留務寶守而弗失其義固並行不悖也昔陸務觀記張子功樞密能識其先人遺稿王漁洋因推論之而惜葉文莊之遺集其裔孫文敏未能刻李廷尉丞淸之南唐書其子木庵御史亦未之能刻也然則司寇之兢兢於斯文誠足見重於務觀漁洋而余亦得援司寇以自慰云道光甲申二月新城陳用光跋

吳梅梁侍御以其族祖鑑湖詩集屬題余讀數過於鮑覺生侍講所作序之言深有取焉謂鑑湖之詩足當其言不媿也余舉京兆出陳春溆夫子門夫子期許過厚用光嘗呈少作一帙夫子輒綴籤校其字之誤其循循善誘蓋如此夫子歿十餘年余嘗欲訪訾夫子遺詩而未能夫子平湖人也鑑湖以贅壻家於平湖今乃得侍御為表章之則余於師門其為媿甯有既乎侍御今督學蜀中蜀中詩人近年以張船山太守為最船山詩格與覺生

殊途然其才固不可及也侍御校士能得如船山之才而拔擢之俾有所成立乎能知船山覺生之所以為異而無害於其為同者吾知蜀中之俊才自是彬彬然出矣

山木先生訓子帖書後

乾隆丁未戊申間山木先生課余及希祖希曾居石竹山房先生諸子念之純之習之延之及孫伯原居萃雲峰此卷訓語皆石竹山房寄萃雲峰尺牘也萃雲峰距中田五里而遙先生構書室於其

巔余嘗過之與習之昆季講習所學其山頗峻樹木具幽邃之勝余嘗喜就其西崦聽泉聲今聞此書室已毀去其藏書皆散失無有存焉者矣習之次子育仁來就余閩中余索得此訓語廼爲濆治成卷付育仁藏之此訓語雖多言應舉文字然其論文家派別及言學者宜躬行實踐勿爲浮夸口耳之學皆格言也其言陸子因莞庫三年而學進及學者就日用米鹽零雜瑣屑之務而可以研求人情物理尤與許文正儒者以治生爲要語相表

裏所謂治生者刻苦其身以自奮非干求乎人以自汚也故孔子賢顏子之屢空而稱其簞瓢陋巷之不改其樂顏子不可幾矣漢儒之且耕且讀及傭力爲學者非皆所謂能治生者乎今育仁兄弟多貧而無以自存者矣其能紬繹訓詁不徒以爲手澤之珍藏而反身刻苦以求無隆祖德是則余所望於育仁兄弟者也道光十年八月六日受業甥陳用光敬跋

白鹿洞講義書後

義利之辨之切於人也非獨爲士者服儒衣冠宜以是自責雖不學之齊民苟能辨乎是者嘗見重於鄉黨而其身亦免於禍患矣其不能辨者反是然而能辨義利者之鮮也雖士君子猶難言之而况其爲不學之齊民乎泉漳爲朱子過化之地其流風餘韻昔者嘗見重於閩中矣近百餘年來徂詐嬌皮之風其憖置乎義利之辨者乃冠於閩中言者輒舉以相戒余竊爲泉漳恥之科試漳州旣進諸生而誨之以喻義喻利之旨頃復取象山先

生之講義及子朱子之跋屬南靖陳廣文泰階贊
平爲書而鐫之石以勸漳州之士民抑余猶有慮
焉夫重朱陸之講義誦之口而反諸身者將爲其
實也非爲其名也如以其名而已實實然號於人
曰吾朱子之徒也而攷其立心制行則狙詐嬌虔
之風無異於細民是之謂色取仁而行違其得罪
於朱子也實甚焉余故特闡其義以立之防願諸
生以身爲齊民倡爲其實不爲其名以闇然自修
爲勵而不以譁世取寵因以便其喪義趨利爲事

俾民亦感而丕變其狙詐矯虔之風使人皆稱頌之曰是不媿海濱鄒魯之稱非猶是前此之泉漳也是則余之所厚望者爰書此語於講義之後將俟刻成而寄泉州俾與偕勵焉道光十年十一月長至日督學使者新城陳用光敬跋

九倉斂散籍序跋

先大父約堂府君奉先祖母楊太夫人命於乾隆乙未丙申間出家穀四千二百五十石分建義倉於各鄉而使曾山木舅氏任其斂散事者凡十四

倉曰豐裕曰妙濟曰永濟曰大濟曰同仁曰允惠曰綏和曰協和曰和義曰永裕曰益原曰培原曰裕原曰義積中更頹廢而實存其倉者凡九曰豐裕曰大濟曰仁和曰和義曰協和曰順和曰和裕曰益原曰培原其散以春而斂以秋則計石而納一斗三升以爲息蓋行之今六十年矣山木舅氏謁選出仕而吾家主計者或乾沒其羨鄉人訟之官官讞之不能審知建倉循朱子法使鄉人捐穀者同稽其出納之意乃斷令專歸之陳氏既遂主

計者而吾伯兄青梧府君奉先大夫之命任其事者十二年其倉僅存九其名有更易皆伯兄時定之伯兄歿而弟姪任其事又十二年及己丑吾專以屬伯兄之次孫淇及今年淇持其斂散籍來省吾於武林吾閱之喜其斂散之悉當其穀之緻而有贏者及販穀錢不以私用而買穀存倉俟散者其數既悉還初建倉之舊而加贏至千餘石焉若守此不變歲有增贏可更立倉以衍大先大夫之緒吾嘗記先大夫斥主計者之言矣其言欲收義

倉之穀以掠己貧爲私產而不以與人其意鄙而其言足以惑人先大夫恐子孫無識者或樂從其說也故斥之特嚴今淇能知此意矣願吾家子孫長守此意不得以貧而覬收此穀不得以糴資而私爲己用庶先大夫仰體先祖母楊太夫人之意可以歷世彌久而不虞廢墜若其有以貧而橫收此穀而廢倉及任事而巧取其糴資及販穀錢不益買穀歸倉而私以爲己用者是爲吾陳氏之不肖子當與族屬鄉黨共黜之今淇方援例出謀升

斗之祿以養母吾乃以其事屬玉士弟次子蘭翹任之乃記其緣起及斂散之法而序其意如此俾後之人知所法戒焉時道光十四年孟春望後十日也

九倉惟大濟培原兩倉爲吾家獨捐穀所置倉其餘七倉向日皆有各鄉人所捐穀數耆山木舅氏仿朱子法使吾家與鄉人互相稽考則弊絕而事可久法至良也壬戌癸亥間鄉人之訟者其說雖不爲無據而其意則亦在於攘其利故官斷有分

還鄉人穀而倉則專歸陳氏之說今幸淇經理五年歲有贏穀仍歸之倉故鄉人從其法而頌其美淇於癸巳冬收鄉人所原捐之數令之領去無餘其領字及底冊存於吾家此杜奸滑者之覬覦其勢有不得不然者而其於初立法之意失之遠矣凡立法不能無弊及救弊而更立法固不能舍初意而忘後慮何也其初意固大公無我之心也繼自今年歲順成穀有厚積願吾家賢子孫更擇鄉人之愿厚者使之補捐穀而仍前同經理之說則